

覃雲生

新焦點



新形象

——為「吾土吾民」催生

自從民國六十四年，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推出「現實的邊緣」的專欄以來，我國的文學界便起了一陣巨大的震盪，沿着強調寫實的這樣一條脈絡延續下來，首先是揭舉了「報導文學」的大旗，在已經沉寂了

的文壇另闢坦蕩大道，接着又把現代攝影的步伐，從個人風格的展示調整到較為人性的方向。

由於這一次「認識自己、參與社會、反哺大眾」的運動起步已晚，而衝激又是這樣的強烈，因此人人

都急着想伸出自己的觸角，狼吞虎嚥一般地忙亂於去擴充這塊處女地，而忘記了細嚼慢嚥地反芻的樂趣，大大損害了現代攝影的質地和視野，每張照片都顯得

「吾土吾民」後面加上了系列的時候，我立刻意識到他這次攝影展的舉行，不僅止於一次個人展的狹隘意義而已，而可能成為另一次大規模「調整步伐」的攝影運動的先聲。

影運動的先聲。

盛裝的蘭嶼老人



遲重的第一步！

本來這「吾土吾民」四個字除了不適合拿來作為一本書，或者一部電影的名字以外，可以涵括任何一個以臺灣為題材的攝影展，像最近的梁正居的「臺灣行腳」、林柏樑、何宗仁、林樂羣、李瑋珉的「林何林李」四人聯展，甚至張照堂編輯的「生活筆記」也都脫不掉「吾土吾民」的範疇。然而謝春德却用了這樣一個「大而不當」的標題的理由，是爲了「吾土吾民」的出版計畫，作為試探大眾以及攝影者反應的出發而向前跨出癡緩

這樣的急促，急促得不能去講求色彩、講求氣質、講求用較大的胸懷來觀照所有的事件，而只能從暴露小的事件去蠱測人的行爲。

當我瞭解了爲什麼謝春德要在他攝影展的題目：

面貌——它是一套書！構想中一共九冊，我見到的是第一輯的樣書：

的日月已久，顯得有些泛黃，前言的文字部份，已經



泉 溫 洗

它是菊版八開的大小，共四百頁，大概因為擺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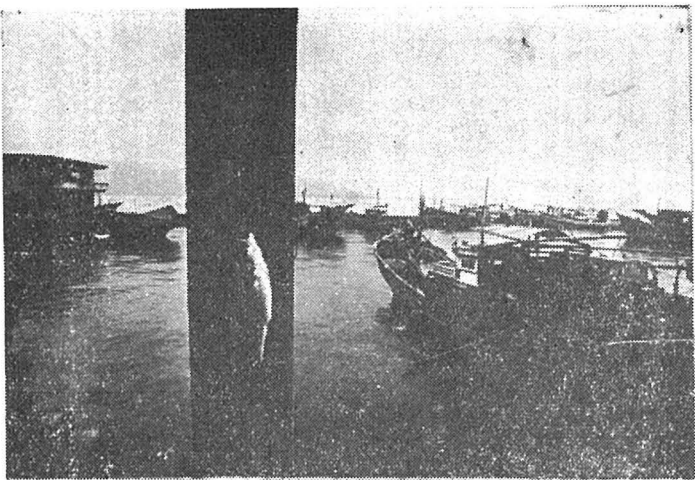
有專人撰寫，而且打好了字，內頁包括三百四十頁的彩色以及六十頁黑白的圖片部份，也都不但畫好了版樣，每頁上頭都還夾了選自幾十位攝影者的作品，分門別類地排排站在一起。拿在手裏，立刻就感覺了它的重量，以及謝春德投過來的熱切的眼神。

不但是爲了這一本書，也爲了「吾土吾民」這一整套出版計劃，謝春德還仿照工商界的企業管理原則，訂定了一系列的步驟與策略，獨自按部就班籌備了三年之久，而在去年成熟，提出了計劃書，他在計劃書的前言裏，敘述了他的企圖：

「經過無數個歲月的變遷，許多古老的遺蹟、行業及社會習俗，正隨着時代逐漸的在變化與失散之中。若不將其紀錄保持下來，爾後我們的後代將很難去了解我們目前的生活狀況，就如同我們僅能依靠着困難的線索，才能對先人的光輝事蹟做有限度的認識。因此，我們想藉攝影的功能，記錄與保存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形態、生活環境與風俗民情。讓國內外讀者能從照片中親眼看到國內的進步與發展，這就是我們敢於貿然執行這項計劃的最大目的與願望。」

無論從「吾土吾民」的出版，或者從謝春德的「

「吾民」計劃，根本就是一種替攝影者尋找歸屬的一



「港」「魚」

吾土吾民系列攝影展」裏，都不難窺出所謂的「吾土

種實驗。因為對謝春德而言，他很不幸地投身於這項毫無投資報酬率可言的行業，身為一名攝影者，十幾年來的「成就」居然是呈現着負值的——從剛出道的幾十萬器材落到今天只剩下一個機身、一個標準鏡頭的下場，使他體會到「攝影家」的頭銜，實際上却是虛幻而不可恃的。但是從他行走過的土地，以及他所拍攝的對象裏，他却發現了每一件有情事物都在教導他扮演一個樂天知命的角色，從三年來的這兩萬張作品裏，他學習到了中國人的這種傳統質素。

楚戈說：「謝春德真是一位自足的藝術家，他總是笑嘻嘻的友善的面對着這個世界，很自然的他的作品也就流露了這樣敦厚和煦的氣息，當他欣賞廟廊上『休閒』的老者之時，那赤足的『阿伯』也是如此自足的微笑着正觀賞着別的事物。」

謝春德說：「楚戈把我看穿、看透了！」

由於這種自足，使謝春德安份於他所扮演的角色，並產生信心。

我有一次和他同去小溪瞭解山地人生活的機會，在那裏遇見了兩位獨臂的山胞，他們正等待另一個新工廠的空缺。前一天晚上，大家曾在一起閑聊，第二

天早上，當我們騎着摩托車到達他們的住處，預備拍照的時候，不料他倆却和一個鄰居約好去溪底捉魚。

若是照我的意思，我們可能會和他們說再見，並祝他們捕魚順利，但是謝春德却突然掉轉車頭，對他們說：「嘿！我們一起去好不好！」

然後大家一起並肩同行，我們從摩托車上開始按快門。

然後那天到了大漢溪底下，一條魚也沒見着，但是彼此之間的關係却拉近了。後來謝春德對我說起和他們同行捉魚的理由：

「你想：他們因為沒有工作閒得沒事幹，祇好去捉魚，在他們來講，本來就不是什麼很要緊甚至是苦中作樂的事，但是我們這兩個從臺北來的人，不但跟着去，而且還帶着照相機一路拍照，突然之間，他們就感到所做的任何一件事並不是都那麼沒有意義，甚至對別人而言或許會很重要也說不定，這種關係的改變，我覺得是很動人的。」

後來這兩人特地騎了卅分鐘的車子來告訴我，說他們在家裏做了飯菜等我們一起晚餐，由於時間急迫，我們二人必須返回臺北，沒有能够去赴約，然而却

證實了謝春德的看法。

陳世驥先生曾說金庸的「天龍八部」：「朗朗世界到處藏着魍魎與鬼蜮，隨時予以驚奇的揭發與諷刺。」似乎不但是小說家，即便是攝影者亦多有懷抱着如此的職志，只是攝影者比作者更殘酷，他們不必透過層層的想像或距離，就把現實的瞬間紀錄了下來。由於藝術家本身就應該是一名風格創造者，因此他有權選擇任何一種滿足於自己的基石與視野，去向毫無防備的閱讀羣呈現凍結在剎那間的永恆。

我們姑且不去討論這種顯示現代人良心的「真實」是否真實，（百年來爭執不休的老問題）但是身負教導大眾之責的藝術家，應該具有更寬敞的胸襟，應當是不爭的事實。金庸的武俠世界固然充滿了令人懼怖的冷酷，但是他却幾乎在每一部書裏都提到了「平安喜樂」的救贖觀，對一名攝影者而言，這種救贖觀念不但建立在寬柔敦厚的胸襟裏，更要建立在攝影者與被攝者之間的對視之間，亦即是攝影者本身參予的態度以及自己所扮演角色的認知。

在今年的「中美新聞攝影研討會」裏，「生活」雜誌的編輯龍剛曾經表示，爲了呈現事實，他不惜摒

棄許多很美的照片，謝春德對此便持了異議，他認為美也是存在的事實，何必去否認它。

於是我們從謝春德「吾土吾民系列」的作品裏，可以發現他把楚戈所謂的「和煦」表現在畫面裏的陽光和陰暗的對比處，有時候，甚至將光縮得更暗一點，就爲了不讓光與暗之間呈現過於強烈的對照，而透出異樣的色彩來。然後把所謂的「敦厚」直接凝聚在人的臉孔上，使得照片上的每一個人看來都很滿足、安份於自己的角色，彷彿那雨中依然舞弄給人喝采的舞獅者，明明全身都已溼淋淋地黏搭在一塊兒，依然在臉上套着笑面，拿着蒲葵扇，逗弄着獅子，在這個瞬間，從舞獅、攝影者以及壁上觀的觀眾，都感到了「平安喜樂」的愉悅，這種愉悅便是治療我們生活傷痛的靈藥，它曾被許多攝影者，或者圖片編輯，或者滿腔血氣的人所不屑一顧，但是却被謝春德珍惜着。

。

爲了保存這份「平安喜樂」，謝春德甚至放棄了黑白攝影，黑白攝影原本可以把照片推向更知性的專注，然而「吾土吾民系列」裏却一張都沒有，也許是因爲彩色照片能够得到更廣泛地認同的緣故罷。

謝春德並沒有把「吾土吾民系列」當作是他個人所能完成的事業，他希望能夠有更多、更年輕的攝影者參予，將來能夠出現更多不同內容的「吾土吾民系列」攝影者，就如同目前他這籌畫經年的「吾土吾民」的出版計劃已得到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的贊助，謝春德便又退回到他攝影者的角色，繼續滿足地拍攝他自己的「吾土吾民」。

「吾土吾民」的計劃與出版，是無止無休的，讓我們也敞開一樣的寬敞胸襟期待着接納這樣的一個有情世界！